

偶然的機會，或是旁觀別人，最好不是受邀—有人高踞最搶眼的地位，四肢攤開，在發表言論。有人聲音高，表明財大氣粗，不容誤會；女高音更尖銳。超越別人好幾度，裝飾前進，皮包也漂亮。

這是錢說話的世界；錢多，聲音大。

不僅在腓尼基地區，也不是耶路撒冷第二區；在聖殿裏也是這樣。

來看雄偉的聖殿建築。

大希律王不愧建築的行家，耶路撒冷的聖殿，是他不惜工本的傑作。白大理石的牆壁，在朝陽下反射出光芒仿佛另一個世界。

在正殿的聖所和至聖所外，加了一個很大的院子，稱為“外邦人院”，使景慕猶太教的外邦人，來瞻仰聖殿的榮美。不過，他們因為沒受割禮，算為不潔淨，不能進入內院—在中間有間隔的牆；用拉丁文和希臘文明示：非猶太人不得逾越。

在聖殿女院裏，排列着十三口櫃子，上面注明為何目的使用；上窄下豐，所有人都可投錢入庫；有的捐助，為賙濟貧窮，寄居的，孤兒寡婦，和利未人；他們是需要幫助的人。(申一四:28, 29)

主願祂的子民顧念窮人，並有應許—

你總要給他—給他的時候，心裏不可愁煩；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，並你手裏所辦的事上，賜福與你。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，所以我吩咐你說：“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。”(申一五:10, 11)

這濟助希伯來文為“慈惠”和“義行”(申六:25)。在希臘文為憐憫和同情。神給富足的人有責任，用愛心眷顧貧寒的鄰舍。(詩四一:1)

因為是節期。那位加利利的拉比，也按照律法的規定，帶着祂的門徒們，到耶路撒冷的聖殿來。

耶穌對銀庫坐着，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。有好些財主，往裏投了若干的錢。有一個窮寡婦來，往裏投了兩個小錢，就是一個大錢。耶穌叫門徒來，說：“我實在告訴你們：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，比眾人

所投的更多—因為他們都是自己自餘，拿出來投在裏頭；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。”（可一二：41-44）

財主來了。他的勢派，仿佛使空氣凝結。護衛伴隨着，人群被無形的浪潮，衝開一條路。衆人的眼睛，緊張的注視他的手，聳起耳朵...

看他舉起一枚銀錢，端詳一番，像是依依不捨默然的道別：“再見！”然後投入庫中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歌頌他的善行；再一枚一枚的繼續落下，繼續奏樂... 最高潮是嘩啦啦的一陣暴雨，毫無失誤的表明—很多！

表演圓滿結束，群眾肅敬的眼神，送他得意離場。這樣的表演連續出現；數目少的，自然略欠神采。耶穌在那裏，只是不曾着意。

那邊來了一個窮，極窮的寡婦。不用查證，她顯然極窮。完全沒有孔雀羽毛裝飾，穿着寒素。她平靜的走來，不炫耀，但也沒有畏怯，沒有低頭愧懼。

她的手裏，早握着兩枚小銅錢，走近銀庫，輕輕的投入，沒有發出聲響；又靜靜離去。沒引起誰注意。

耶穌在那裏。耶穌全看到了。

主叫門徒來，給集體上一課屬天算術：“我實在告訴你們：這窮寡婦投入庫裏的，比衆人所投的更多！...”

有人，門徒中人，心裏想：耶穌的算術可是差得太遠了！這窮寡婦的兩枚半文銅錢，加在一起，不過只是一文錢。又算甚麼？還是得靠金主，支持聖工。他想，還是大祭司該亞法，才是名門正派，又跟希律王家族聯繫，才搞得起堂皇的宗教機構。

門徒中似有個習慣，是由彼得代表發言。雖然他們都是加利利的鄉下人，上京城過逾越節，可早已經不是第一次。這次像有人忽然變成唯物思想，提醒耶穌：

“夫子！請看，這是何等的石頭，何等的殿宇！”

莫非他是在想，這房角的石頭，最少也值得上三十塊錢？那得多少筐半文錢，才能換得這樣的石頭！如此華美的殿宇，可不是窮信徒建造得起的，別想！

這窮寡婦自己應該是來求救濟；她居然想到別人！

主耶穌可不這麼想。

祂看見這窮寡婦的心。她的心廣大，想到別的人。她的眼遠大，看到將來。她的靈豐富，湧流出活水。

主識透人心。那些來殿裏的人，各有所需，都是為得點甚麼。看那些財主，可不都是本地人，有的自遠方來。他們的深心不滿足，有個需要，是渴求人的稱讚。

滿的定義，不在於多少，而是外溢，流出是滿溢的證明。一兩個小錢誠然不多；但這個窮寡婦，在物質上“自己不足”，在心靈上卻有流溢的喜樂。

那個門徒心不在焉。

耶穌對他說：“你看見這大殿宇嗎？將來在這裏，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，不被拆毀了！”（可一三：2）

建造有時，拆毀有時。

就在這個逾越節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，然後升天。

三十年後，奮銳黨發起又一場反抗羅馬的叛亂；雖然一度光復耶路撒冷，但遭受羅馬大軍的血腥鎮壓，屠殺了近半數的男丁，城外的樹幹上，掛滿了被釘十字架的人。

銀錢的聲音，早已完全被兵戈聲淹沒。

華美的聖殿，徹底拆毀到根基！

惟有那窮寡婦的兩枚半文錢，在永恆中發光被紀念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